·临床研究·

家庭养育环境与幼儿社会情绪能力的相关研究

徐玉英[1]，郭晨鸣[1]，梅方璇[1]，张玺[1]，余立平[1]，董佳丽[2]

1. 武汉大学护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1；2.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摘　要：目的　了解幼儿社会情绪能力现况，分析其与家庭养育环境的关系，为提高幼儿社会情绪发展水平提供依据。**方法**　以湖北、河南两省某儿童保健机构的 390 名幼儿为研究对象，采用《12～36 月龄幼儿情绪社会性评估量表》、《1～3 岁儿童家庭养育环境量表》对幼儿社会情绪能力及家庭养育环境进行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390 份，其中男童 199 人(51.0%)，女童 191 人(49.0%)，幼儿平均年龄(27.13±6.86)月，年龄分布以 24～36 月幼儿居多，共 305 人(78.2%)。不同照顾者户籍($Z=-3.570$)、父亲文化程度($H=17.106$)、母亲文化程度($H=7.980$)、家庭人均月收入($H=13.986$)、家庭养育环境($Z=-8.881$)对幼儿社会情绪能力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0.01)；家庭养育环境与幼儿社会情绪能力呈显著正相关($r=0.582$，$P<0.01$)。多重回归分析显示，家庭养育环境中的社会适应/自理($\beta=0.30$，95%CI：0.18～0.52，$P<0.01$)及语言认知维度($\beta=0.22$，95%CI：0.07～0.59，$P<0.05$)对幼儿社会情绪能力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家庭养育环境与幼儿社会情绪能力发展密切相关，应提高幼儿主要照顾者的养育知识与技能，为幼儿构建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促进幼儿社会情绪的发展。

关键词： 家庭养育环境；幼儿；社会情绪能力

中图分类号：R1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79(2024)05-0559-07　doi:10.11852/zgetbjzz2023-0892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ome rearing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of infants and toddlers

XU Yuying[1], GUO Chenming[1], MEI Fangxuan[1], ZHANG Xi[1], YU Liping[1], DONG Jiali[2]

1. School of Nurs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1, China; 2. Zhongnan Hospital, Wuha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DONG Jiali, E-mail: dj13995594611@163.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of infants and toddlers, and analyze its relationship with home rearing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fant social emotional development. **Method**　A study was conducted on 390 individuals from a child health institution in Hubei and Henan provinces. The "Infant and Toddler Social-Emotional Assessment Scale" and "1 - 3 Years Child Home Rearing Environment Scal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ocial emotions ability and home rearing environment of infants and toddlers. **Results**　A total of 39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in this survey, of which 199 were boys (51.0%) and 191 girls (49.0%). The average age of infants was (27.13±6.86) months. The age distribution is mainly among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ged 24 to 36 months, with a total of 305 people (78.2%). The caregiver's registered residence ($Z=-3.570$),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H=17.106$),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H=7.980$), per capita monthly income of the family ($H=13.986$), and the home rearing environment ($Z=-8.881$)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n the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of infants($P<0.05$ or <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rearing environment and infants' social emotion ($r=0.582$, $P<0.01$).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ocial adaptation/self-care ($\beta=0.30$, 95%CI: 0.18 - 0.52, $P<0.01$) and language cognition dimensions ($\beta=0.22$, 95%CI: 0.07 - 0.59, $P<0.05$) in the home rearing environment ha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ocial emotional ability of infants and toddlers. **Conclusion**　The home rearing environ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Improve the parent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the main caregivers of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build a good family rearing environment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which is beneficia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ocial emotions.

Keywords: home rearing environment; toddler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社会情绪能力是指在社会情境中做出与其心理　年龄阶段相符合的适当行为的能力[1]。目前，1～3

作者简介：徐玉英(1997-)，女，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养育照护及儿童早期发展。

通信作者：董佳丽，E-mail：dj13995594611@163.com

岁幼儿存在较高的社交情绪问题[2]。研究发现，美国及欧洲 3 岁以下儿童社交情绪异常检出率为 4%～24%[3-4]，中国地区婴幼儿社会情绪异常检出率约为 10.8%～53%[5-9]。社会情绪是儿童形成良好适应性和健康人格特征的基础[10-12]。早期的社会情绪能力可以有效预测其人际关系、问题解决能力、学业成功、积极行为问题及今后的人格发展[13-17]。既往研究发现[18-20]，幼儿情绪和社会性发展受到家庭、父母及自身因素的影响。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环境对儿童早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家庭作为最接近系统核心的内层微系统，对儿童发展具有最直接和最显著的影响，对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6,21-22]。国内学者研究表明，在不良的家庭养育环境中成长的儿童更易出现外显行为、内隐行为与失调性问题，同时会阻碍幼儿的依从性、注意力模仿等能力的发展[6,22]。王静等[23]表明，家庭养育环境除忽视/惩罚因素外，情感温暖/环境气氛、社会适应/自理、语言/认知信息等因素均与儿童社会情绪发展呈显著的相关关系（$P<0.01$）。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幼儿社会情绪能力的现状，并探讨其与家庭养育环境间的关系，为提高幼儿社会情绪发展水平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6 月在湖北、河南两省某儿童保健机构内的婴幼儿。纳入标准：1）自愿参加本调查；2）幼儿月龄为 12～36 月；3）幼儿主要照顾者年龄＞18 岁。排除标准：1）未按照要求完成调查表；2）幼儿主要照顾者年龄＜18 岁；3）幼儿主要照顾者有精神障碍疾病或病史。共发放问卷 410 份，问卷有效回收 390 份，回收率为 95.1%，调查对象签署纸质版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得到武汉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WHU-2022-HL-003）。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人口学资料 使用自编问卷收集一般资料，包括如婴幼儿的年龄、性别、是否独生、照顾者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收入等。

1.2.2 家庭养育环境量表 采用何守森等[24]修订的《1～3 岁儿童家庭养育环境量表》进行幼儿家庭养育环境评价。该量表有 41 个条目，包含情感温暖/环境气氛、社会适应/自理、语言/认知和忽视/惩罚 4 个因素。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计 1～5 分。总量表和各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5、0.90、0.83、0.85 和 0.61，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3 12～36 月龄幼儿情绪社会性评估量表 采用卡特（Carter）和布里格斯-高恩（Briggs-Gowan）等[25]编制，我国学者张建瑞[26]修订的《12～36 月龄幼儿情绪社会性评估量表》（Infant and Toddler Social-Emotional Assessment Scale，ITSEA）考察婴幼儿在外显行为域、内隐行为域、失调域和能力域 4 个领域的能力。能力域即指社会情绪能力，包括依从性、注意力、模仿或游戏、求精动机、移情和亲社会同伴关系 6 个维度，共 35 个条目，社会情绪能力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4，6 个子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6、0.78、0.81、0.73、0.85、0.84，具有良好的信度。

1.3 质量控制 在收据收集前对数据收集人员进行统一培训，按照统一的流程收集数据，数据收集后进行统一审核，双人录入并核对数据。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使用例数（%）描述；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M(P_{25},P_{75})$ 描述；单因素分析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或 Kruskal-Wallis H 检验；Spearman 相关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家庭养育环境和幼儿社会情绪能力之间的关系，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本次回收有效问卷 390 份，其中男童 199 人（51.0%），女童 191 人（49.0%）；幼儿平均年龄（27.13±6.86）月；家庭人均月收入＞6 000 元 200 人（51.3%）。见表 1。

2.2 幼儿社会情绪能力的单因素分析 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照顾者户籍、父母文化水平、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养育环境不同，幼儿社会情绪能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3 幼儿社会情绪能力与家庭养育环境的相关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幼儿社会情绪能力与家庭养育环境之间密切相关（$r=0.582$，$P<0.01$），幼儿社会情绪能力与家庭养育环境的情感温暖、社会适应及自理、语言认知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0.539$、0.570、0.566，$P<0.01$），与忽视惩罚维度呈显著负相关（$r=-0.099$，$P<0.05$）。见表 2。

2.4 幼儿社会情绪能力与家庭养育环境的线性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家庭养育环境能否预测幼儿社会情绪能力，以幼儿社会情绪能力总体水平为因变量，以家庭养育环境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检验家庭养育环境对幼儿社会情绪能

力的预测效应。在控制了户籍、父母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等因素后，家庭养育环境中的社会适应/自理、语言认知维度可正向预测幼儿社会情绪总体水平（$P<0.05$）。见表 3。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幼儿社会情绪能力得分（$n=390$）

Tab. 1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scores of infant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n=390$)

变量	例数（%）	幼儿社会情绪能力得分		
		$M(P_{25}, P_{75})$	H/Z 值	P 值
照顾者			0.825[a]	0.662
父母	229(58.0)	60.0(50.0,66.0)		
（外）祖父母	138(36.1)	60.0(52.0,66.0)		
其他人	23(5.9)	59.0(55.5,64.5)		
性别			−0.172[b]	0.863
男	61(15.6)	61.0(48.0,68.0)		
女	329(84.4)	59.0(52.0,66.0)		
户籍所在地			−3.570[b]	<0.001
农村	135(34.6)	57.0(49.0,62.5)		
城市	255(65.4)	61.0(52.0,67.0)		
父亲文化水平			17.106[a]	0.001
初中及以下	18(4.6)	54.5(41.3,64.0)		
高中、中专	80(20.5)	56.5(48.0,61.3)		
大专、本科	232(59.5)	60.0(52.0,67.0)		
硕士及以上	60(15.4)	62.5(54.8,67.3)		
母亲文化水平			7.980[a]	0.046
初中及以下	19(4.9)	56.0(45.5,67.5)		
高中、中专	58(14.9)	57.5(48.5,62.0)		
大专、本科	259(66.4)	60.0(51.5,66.0)		
硕士及以上	54(13.8)	62.0(54.0,67.0)		
儿童性别			−1.390[b]	0.164
男	199(51.0)	58.0(50.0,66.0)		
女	191(49.0)	60.0(54.0,66.5)		
月龄			−1.927[b]	0.055
<24	85(21.8)	57.0(49.0,65.0)		
24～36	305(78.2)	60.0(52.0,67.0)		
是否独生子女			−1.613[b]	0.107
是	260(67.7)	60.0(52.0,67.0)		
否	130(33.3)	58.0(51.0,65.8)		
家庭结构			5.455[a]	0.141
核心家庭	154(39.5)	60.0(52.3,66.0)		
主干家庭	227(58.2)	59.0(50.5,66.0)		
联合家庭	4(1.0)	58.0(50.5,63.3)		
单亲家庭	5(1.3)	41.0(37.0,59.0)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13.986[a]	0.001
<3 000	58(14.9)	58.0(50.3,60.0)		
3 000～6 000	132(33.8)	58.0(48.0,66.0)		
>6 000	200(51.3)	62.0(53.0,67.0)		
家庭养育环境			−8.881[b]	<0.001
好	122(31.3)	66.0(61.0,70.0)		
中	268(68.7)	56.0(48.0,62.0)		

注：[a] H 值，[b] Z 值。

表 2　幼儿社会情绪能力与家庭养育环境间的相关分析（r）

Tab.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infant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home rearing environment (r)

项目	评分（$\bar{x}\pm s$）	幼儿社会情绪能力	家庭养育环境	情感温暖	社会适应/自理	语言认知	忽视惩罚
幼儿社会情绪能力	58.13±10.61	1					
家庭养育环境	151.72±21.06	0.582**	1				
情感温暖	45.34±6.52	0.539**	0.873**	1			
社会适应/自理	51.86±9.19	0.570**	0.924**	0.782**	1		
语言认知	39.36±7.03	0.566**	0.905**	0.809**	0.786**	1	
忽视惩罚	15.15±4.93	−0.099*	0.104*	−0.207**	−0.076	−0.098	1

注：* $P<0.05$，** $P<0.01$

表 3 幼儿社会情绪能力与家庭养育环境的线性回归分析

Tab. 3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ant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home rearing environment

项目	参照组	*B* 值	$S_{\bar{x}}$ 值	*β* 值	*t* 值	*P* 值	95%*CI*
父亲文化水平							
研究生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为参照	6.36	3.79	0.22	1.68	0.09	−1.09～13.82
大专、本科		6.95	3.55	0.32	1.96	0.05	−0.04～13.94
高中、中专		5.16	3.56	0.20	1.45	0.15	−1.84～12.16
母亲文化水平							
研究生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6.97	3.79	−0.23	−1.84	0.07	−14.42～0.47
大专、本科		−7.60	3.49	−0.34	−2.18	0.03	−14.47～−0.73
高中、中专		−6.02	3.59	−0.20	−1.68	0.09	−13.07～1.04
家庭人均收入							
3 000～6 000 元	＜3 000 元	0.43	1.55	0.02	0.03	0.98	−2.99～3.08
＞6 000 元		1.15	1.67	0.05	0.69	0.49	−2.14～4.44
户籍城市	户籍农村	0.63	1.16	0.03	0.55	0.59	−1.64～2.90
情感温暖		0.17	0.13	0.11	1.37	0.17	−0.08～0.43
社会适应/自理		0.35	0.09	0.30	4.03	＜0.001	0.18～0.52
语言认知		0.33	0.13	0.22	2.50	0.01	0.07～0.59
忽视惩罚		−0.06	0.09	−0.03	−0.62	0.53	−0.24～0.12

3 讨 论

3.1 *家庭一般因素与幼儿社会情绪能力发展* 社会情绪能力是婴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基础[11]，也是婴幼儿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能力。本研究显示，幼儿社会情绪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户籍、父母文化水平、家庭人均月收入与幼儿社会情绪能力间有统计学差异。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农村地区为儿童提供丰富、适宜的学习材料较少，亲子阅读及活动明显不足等原因，从而影响幼儿社会情绪的发展。婴幼儿社会情绪能力与父母教育程度因素相关，父母的教育水平越高，婴幼儿社会情绪能力发育水平越高，与既往多数研究结果相一致[27-29]，分析其原因是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能够获得较为丰富的育儿知识，采取更科学和理性的养育行为和管理方式，并且能对婴幼儿进行适当引导和干预，从而促进婴幼儿社会情绪的发展[30-32]。而教育水平低的父母其子女更有可能出现行为、情绪和心理问题[33]。人均月收入更高的家庭，能够提供更丰富、更高质量的有助于婴幼儿探索学习的学习材料，家庭经济负担较重者，影响父母对幼儿在教学方面的投入，同时也会增加父母遭受情绪困扰的风险，通过影响父母的养育方式、态度和行为，影响婴幼儿的家庭养育环境，从而影响婴幼儿社会情绪[34-35]。因此，儿童保健人员应积极提高婴幼儿父母的养育技能，尤其针对文化程度较低的照顾者，促使婴幼儿照顾者采取更积极的养育照护方式，促进婴幼儿婴幼儿社会情绪的发展。

3.2 *幼儿社会情绪能力和家庭养育环境现状* 幼儿社会情绪是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婴幼儿中存在较高的社会情绪问题，大约33%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未能发挥其社会情感发展的潜力[36]。中国地区婴幼儿社会情感问题患病率的约为 10.8～53%[7-9,37]。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是儿童早期生存、发展的第一环境，是身心健康的基础。早期家庭环境中可提供的刺激和支持的质量和数量是预测认知和社会情感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38-39]。

本研究显示，幼儿社会情绪能力与家庭养育环境之间呈正相关，即家庭养育环境越好，幼儿社会情绪能力得分越高，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2,40-42]。对于婴幼儿而言，创造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对其社会情绪能力发展有积极作用，但家庭养育环境中的忽视惩罚对婴幼儿社会情绪有负向作用，既往研究显示，减少忽视/干涉/惩罚等对儿童早期降低攻击、焦虑、抑郁等情绪行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43]。

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家庭养育环境中的语言认知刺激对幼儿的社会情绪有着显著的影响。与既往研究一致，语言能力的培养与婴幼儿的情感表达和社交技能密切相关[44]。在家庭养育环境中，良好的亲子互动为儿童早期生活提供了语言认知刺激，帮助他们发展基本的社交和情感技能[42]。同时，家庭养育环境中的社会适应因素对婴幼儿的社会情绪发展至关重要。婴幼儿在积极亲子互动的家庭中更容易表现出社会适应性，如学会分享、合作和理解他人情感[45]。缺乏社交互动和支持可能会导致社会情绪及心理问题的出现[46]。因此，早期的家庭语言、认知刺激对儿童后期社会性和情绪发展有重要意义，应制定相应的早期干预措施，为婴幼儿创造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促进其社会性情绪能力的发展。

本研究发现家庭养育环境是幼儿社会情绪能力

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可能会造成样本的偏倚；二是样本量较小，在未来的研究中增加样本量，避免结果偏倚的发生。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对婴幼儿社会情绪能力的长期随访研究，且照顾者对婴幼儿社会情绪能力知识了解不足。未来，儿童保健工作者应加强相关知识的普及，通过开展养育教育培训及长期随访研究，促进养育者积极构建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促进婴幼儿社会情绪能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雪莹，李杨卓. 父亲情绪表达与婴幼儿社会情绪能力的关系：婴幼儿气质的调节作用[J]. 学前教育研究，2018，32(4)：28-39.
Li XY，Li YZ. Relations between father's emotional expressivity and infant's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Moderated by infant's temperament[J]. Studi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2018，32(4)：28-39.(in Chinese)

[2] Alakortes J，Kovaniemi S，Carter AS，et al. Do chil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parents recognize social-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1-year-old infants? [J]. Eur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2017，26(4)：481-495.

[3] Briggs-Gowan MJ，Carter AS，Skuban EM，et al. Prevalence of social-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a community sample of 1-and 2-year-old children[J].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2001，40(7)：811-819.

[4] Carter AS，Briggs-Gowan MJ，Davis NO. Assessment of young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Recent advanc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practice[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and Allied Disciplines，2004，45(1)：109-134.

[5] 卢平，喻茜，卞晓燕，等. 昆山市 3 岁以下儿童早期情绪和社会性发育及家庭环境影响因素调查[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21，29(1)：101-105.
Lu P，Yu Q，Wu X，et al. Investigation of early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family environment related factors of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ld in Kunshan City[J]. Chin J Child Health Care，2021，29(1)：101-105.(in Chinese)

[6] 张媛媛，金星明，陈津津，等. 上海城市家庭养育环境与幼儿情绪和社会性发展的相关性研究[J]. 教育生物学杂志，2020，8(1)：36-42.
Zhang YY，Jin XM，Chen JJ，et al. Study on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nurture environment and toddlers'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urban areas of Shanghai[J]. Journal of Bio-education，2020，8(1)：36-42.(in Chinese)

[7] Liu W，Wu X，Huang K，et al. Early childhood screen time as a predictor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children at 4-years：A birth cohort study in China[J]. Environ Health Prev Med，2021，26(1)：3.

[8] Zhang S，Wang L，Xian Y，et al. Mental health issues among caregivers of young children in rural china：Prevalence，risk factors，and links to child developmental outcomes[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2021，18(1)：197.

[9] Tan C，Zhao C，Dou Y，et al. Caregivers'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ld in poor rural China：The mediating role of home environment[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2020，116：105109.

[10] 刘亚鹏，邓慧华，梁宗保，等. 早期情绪性对学前儿童问题行为和社交能力的影响[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9，35(6)：719-728.
Liu YP，Deng HH，Liang ZB，et al. The effect of emotionality on preschoolers'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social competence[J]. Psycholo Dev Edu，2019，35(6)：719-728.(in Chinese)

[11] 于腾飞，梁珊，程文红. 父母产后抑郁对婴幼儿社会情绪能力发展的影响及机制[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20，28(8)：879-882.
Yu TF，Liang S，Cheng WH.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parents' postpartum depression on the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of infants[J]. Chin J Child Health Care，2020，28(8)：879-882.(in Chinese)

[12] Pontoppidan M，Niss NK，Pejtersen JH，et al. Parent report measures of infant and toddler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A systematic review[J]. Fam Pract，2017，34(2)：127-137.

[13] Darling-Churchill KE，Lippman L. Early childhood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Advancing the field of measurement[J]. J Appl Dev Psychol，2016，45：1-7.

[14] Martinsone B，Supe I，Stokenberga I，et al.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learning outcomes，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fficulties of preschool children：Parent and teacher evaluation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Lausanne：Frontiers Media Sa，2022，12：760782.

[15] Denham SA，Bassett HH，Zinsser K，et al. How preschoolers'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predicts their early school success：Developing theory-promoting，competency-based assessments[J]. Infant Child Dev，2014，23(4)：426-454.

[16] Blair C，Raver CC. School readiness and self-regulation：a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ical approach [J]. Annu Rev Psychol，2015，66：711-731.

[17] Brazzelli E，Grazzani I，Pepe A. Promoting prosocial behavior in toddlerhood：A conversation-based intervention at nursery[J]. J Exp Child Psychol，2021，204：105056.

[18] Abuhammad S，Khraisat O，Joseph R，et al. Factors that predict infant temperament：A jordanian study[J]. J Pediatr Nurs，2020，51：e45-e49.

[19] 何慧华，陈迎新，蒋琴，等. 父亲婚姻满意度对 1～3 岁婴幼儿社会-情绪能力的影响：父子依恋和父亲参与的链式中介作用[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22，20(6)：790-796.
He HH，Chen YX，Jiang Q，et al. Effects of paternal marital satisfaction on 1-3 years old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A chain mediating model of fa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father involvement[J]. J Psychol Behav Res，2022，20(6)：790-796.(in Chinese)

[20] McDonald SW, Kehler HL, Tough SC. Risk factors for delayed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problems at age two: Results from the All Our Babies/Families (AOB/F) cohort[J]. Health Science Reports, 2018, 1(10):e82.

[21] 李佳，王雪娜，杜雯雯，等.家庭养育环境对儿童早期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21，29(10):1096-1099,1104.
Li J, Wang XN, Du WW,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nurturing environment o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J]. Chin J Child Health Care, 2021, 29(10):1096-1099,1104. (in Chinese)

[22] 宋佳，张丹，李婧，等.江苏省幼儿家庭养育环境与幼儿社会性和情绪问题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6，24(3):256-259.
Song J, Zhang D, Li J, et al. Study on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rearing environment,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1～3 years old children of Jiangsu province[J]. Chin J Child Health Care, 2016, 24(3):256-259. (in Chinese)

[23] 王静，何守森，王慧，等.幼儿社会情绪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3，21(12):1250-1253.
Wang J, He SS, Wang H, et 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toddlers' emotional and soci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J]. Chin J Child Health Care, 2013, 21(12):1250-1253. (in Chinese)

[24] 何守森，汪翼，关春荣，等.城市 1～3 岁儿童家庭养育环境量表的编制及其信度效度研究[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08，16(6):650-652.
He SC, Wang Y, Guan CR, et al. 1-3 years Child Home Nurture Environment Scales: Developmen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J]. Chin J Child Health Care, 2008, 16(6):650-652. (in Chinese)

[25] Carey WB, McDevitt SC. Revision of the Infant Temperament Questionnaire[J]. Pediatrics, 1978, 61(5):735-739.

[26] 张建端.《12～36 月龄幼儿情绪社会性评估量表》修订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8.
Zhang JD. A Revision Study on the Emotional Social Assessment Scale for Children Aged 12～36 Months[D].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 (in Chinese)

[27] Finch JE, Yousafzai AK, Rasheed M, et al. Measuring and understanding social-emotional behaviors in preschoolers from rural Pakistan[J]. PLoS One, 2018, 13(11):e0207807.

[28] Gadaire AP, Armstrong LM, Cook JR, et al. A data-guided approach to supporting students'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in pre-k[J]. Am J of Orthopsychiatry, 2021, 91(2):193-207.

[29] Li S, Tang Y, Zheng Y. How the home learning environment contributes to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J]. Front Psychol, 2023, 14: 1065978.

[30] Jukes MCH, Mgonda NL, Tibenda JJ, et al. Building an assessment of community-defined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ies from the ground up in Tanzania[J]. Child Dev, 2021, 92(6):e1095-e1109.

[31] 方红英，徐成恒，汤银霞，等.学龄前儿童屏幕暴露与家庭养育环境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9，27(1):101-103.
Fang HY, Xu CH, Tang YX, et 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lectronic screen exposure and family rearing environment in preschool children[J]. Chin J Child Health Care, 2019, 27(1):101-103. (in Chinese)

[32] 赵艳，宋佳，张丹，等.江苏省城市 1～3 岁幼儿家庭养育环境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15，30(10):1538-1540.
Zhao Y, Song J, Zhang D, et al.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mily rearing environment of children aged 1-3 years old in urban areas of Jiangsu Province[J]. Matern Child Health Care China, 2015, 30(10):1538-1540. (in Chinese)

[33] Schmiedeberg C, Schumann N. Poverty and adverse Peer relationships among children in Germany: A longitudinal Study[J].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Dordrecht: Springer, 2019, 12(5):1717-1733.

[34] Schneider A, Rodrigues M, Falenchuk O, et al.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Brazilian Portuguese Version of an Observational Measure for Parent-Child Responsive Caregiving[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21, 18(3):1246.

[35] Neppl TK, Senia JM, Donnellan MB. Effects of economic hardship: Testing the family stress model over time[J]. J Fam Psychol, 2016, 30(1):12-21.

[36] McCoy DC, Peet ED, Ezzati M, et al.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al status in low-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prevalence estimates using predictive modeling[J]. PLoS Med, 2016, 13(6):e1002034.

[37] Orri M, Côté SM, Tremblay RE, et al. Impact of an 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 on the home environment, and subsequent effects on child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A secondary analysis[J]. PloS One, 2019, 14(7):e0219133.

[38] Takeuchi H, Taki Y, Hashizume H, et al. The impact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on brain structures: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analyses[J]. J Neurosci, 2015, 35(5):2233-2245.

[39] Yang Q, Yang J, Zheng L, et al. Impact of home parenting environment on cognitive and psychomotor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ld: A Meta-analysis[J]. Front Pediatri, 2021, 9.

[40] 李岚溪，李珊珊，岳爱，等.陕西省南部贫困地区农村家庭养育环境与婴幼儿社会情绪发展现状相关性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18，33(13):3052-3055.
Li LX, Li SS, Yue A, et al. Analysi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parenting environment and infantile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status in poor rural areas in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J].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of China, 2018, 33(13):3052-3055. (in Chinese)

[41] 丁丽丽，何守森，周倩，等. 家庭养育环境对儿童早期发育及情绪社会性发展的前瞻性研究[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6，24(9)：910-912，916.
Ding LL，He SS，Zhou Q，et al. Prospective study of home nurture environment o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al quotients and social emotional development[J]. Chin J Child Health Care，2016，24(9)：910-912，916. (in Chinese)

[42] Li J，Zhai M，Liu D，et al. Pilot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natal stres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12-month-old children：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home environment[J]. Eur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2023.

[43] Saskia D，Deirdre F，Jessica H，et al.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childhood homelessness-a literature review[J]. Ir J Med Sci，2021，190(1)：411-417.

[44] Tamis-LeMonda CS，Shannon JD，Cabrera NJ，et al. Fathers and mothers at play with their 2-and 3-year-olds：Contributions to language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J]. Child Dev，2004，75(6)：1806-1820.

[45] Eisenberg N，Cumberland A，Spinrad TL. Parental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J]. Psychol Inq，1998，9(4)：241-273.

[46] Mokwena KE. Neglecting maternal depression compromises child health and development outcomes，and violates children's rights in South Africa[J]. Children-Basel，Basel：MDPI，2021，8(7)：609.

收稿日期：2023-08-31　**修回日期**：2023-11-09　**本文编辑**：杨媛媛

（上接第 537 页）

[32] 杨霞，周文智，田萍，等. 感觉统合训练结合常规康复训练对痉挛型脑瘫患儿平衡控制及运动功能的影响[J].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9，19(13)：2543-2546.
Yang X，Zhou WZ，Tian P，et al. Effect of sensory integr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balance control and motor 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J]. Modern Biological，2019，19(13)：2543-2546. (in Chinese)

[33] Kuak W，Sobaniec W，Solowiej E，et al. Somatosensory and visual evoked potentials in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Correlations and discrepancies with MRI findings and clinical picture[J]. Pediatr Rehabil，2006，9(3)：201-209.

[34] McClelland VM，Fischer P，Foddai E，et al. EEG measures of sensorimotor processing and their development are abnormal in children with isolated dystonia and dystonic cerebral palsy[J]. Neuroimage Clin，2021，30：102569.

[35] Akram AB，Reza R，Shahnaz S，et 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 of sensorimotor exercises on proprioceptive perceptions among children with spastic hemiplegic cerebral palsy[J]. J Hand Ther，2020，33(3)：411-417.

[36] Nurmi T，Jaatela J，Vallinoja J，et al. Stronger proprioceptive BOLD-responses in the somatosensory cortices reflect worse sensorimotor function in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cerebral palsy[J]. Neuroimage Clin，2021，32：102795.

[37] Ann DW，Geert V，Nici W，et al. Does somatosensory discrimination activate different brain areas in children with unilateral cerebral palsy compared to typically developing children? An fMRI study[J]. Res Dev Disabil，2013，34(5)：1710-1720.

[38] Christos P，Erin EB，Madelyn R，et al. Reorganization of the somatosensory cortex in hemiplegic cerebral palsy associated with impaired sensory tracts[J]. Neuroimage Clin，2018，17：198-212.

[39] Ryu HJ，Song GB. Differences in proprioceptive senses between children with diplegic and children with hemiplegic cerebral palsy[J]. J Phys Ther Sci，2016，28(2)：658-660.

[40] Kurz MJ，Elizabeth HG，Becker KM，et al. The magnitude of the somatosensory cortical activity is related to the mobility and strength impairments seen in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J]. J Neurophysiol，2015，113(9)：3143-3150.

[41] 周满相，黄任秀，张靖，等. 本体感觉康复的最新研究进展[J].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20，23(4)：363-368.
Zhou MX，Huang RX，Zhang J，et al.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in proprioceptive rehabilitation[J]. Chin J Pract Neuro Dis，2020，23(4)：363-368. (in Chinese)

[42] 陈娟娟，徐纯鑫，丁兰艳，等. 不同感觉统合训练模式对脑性瘫痪儿童平衡功能的影响[J].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20，35(5)：546-550.
Chen JJ，Xu CX，Ding LY，et al. Effect of different sensory integration training patterns on balance 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J]. Chin J Rehabil Med，2020，35(5)：546-550. (in Chinese)

[43] 俞鑫璐，李鑫，杨婷婷，等. 感觉统合治疗在脑性瘫痪康复中应用的系统综述[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22，28(2)：183-189.
Yu XL，Li X，Yang TT，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sensory integration therapy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cerebral palsy[J]. Chin J Rehabil Theory Pract，2022，28(2)：183-189. (in Chinese)

[44] Bumin G，Kayhan H.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sensory integration training and home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s in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J]. Disabil Rehabil，2008，12(suppl 6)：60.

[45] Levin I，Lewek MD，Feasel J，et al. Gait training with visual feedback and proprioceptive input to reduce gait asymmetry in adults with cerebral palsy：A case series[J]. Pediatr Phys Ther，2017，29(2)：138-145.

[46] Almeida KM. Effects of interventions with therapeutic suits (clothing) on impairments and functional limitations of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lsy：A systematic review[J]. Braz J Phys Ther，2017，21(5)：307-320.

[47] Song S，Lee K，Jung S，et al. Effect of horizontal whole-body vibration training on trunk and lower-extremity muscle tone and activation，balance，and gait in a child with cerebral palsy[J]. Am J Case Rep，2018，31(19)：1292-1300.

收稿日期：2023-08-04　**修回日期**：2023-11-08　**本文编辑**：杨媛媛